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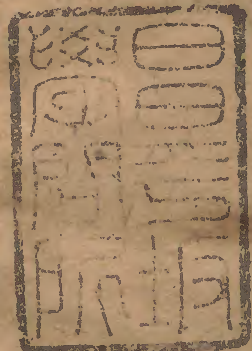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

三百四十三之五

百十八

四裔
北狄

內閣文庫			
五	二		漢
九	四		
函			書
九	〇	〇	類
架	冊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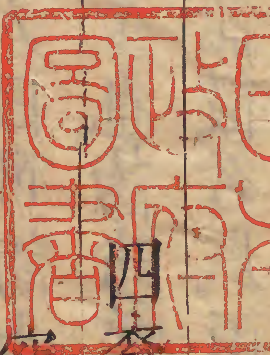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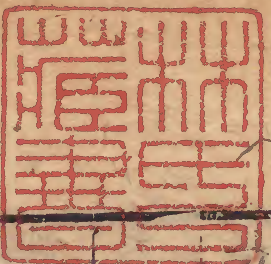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九	四		
函	一	三	書
四	〇	〇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0
冊數	120 (119)
函號	294 3



欽定四庫全書 通考卷二百四十三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郡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

那氏。後魏太武滅且渠氏。且渠茂虔都虔姑臧。謂之北涼。為晉所滅。阿史

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

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為隣

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以其

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

文獻通考

卷二百四十三



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可詡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帥都狼所生也。詡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五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大詡衆奉為主。號為突厥都

其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後魏大武王社崙已自號可。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敦。汗。突厥又因之。亦猶古之闕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勤。別部領兵者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

以顏色鬢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為英賀弗肥。鹿者謂三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鹿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官特貴。唯其子弟為之。又謂老為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焉為賀蘭故。賀蘭蘇尼。闕蘇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為珂羅。便故有珂羅。啜官甚高。耆年者為之。謂髮為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州郡官也。謂酒為匐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為安禪。故有安禪具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隣可汗。隣狼名也。取其貪殺為稱。亦有可汗。位在業護下者。或有居家大

姓相呼為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為遺。言屋可。汗也。木

杆可汗。

土門之子名俟
中一名燕尹

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

赤。眼若琉璃。性剛暴而多智。西破蠕蠕。嚙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侍重臣者。昇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督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

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焉。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土。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說雜畜。輒刻木爲數。并一金鏃箭。臘封印之。以爲信契。候月將滿。輒爲寇鈔。其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劈面且哭。務理之反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

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瘞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是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娉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爲敦登疑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爲記。男子好擣蒲。女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升旣盛。使於西魏。請誅蠕蠕主。事具蠕蠕篇後周武帝納其女爲后。至他

鉢可汗。木杆之弟以攝圖為你伏可汗。乙息記可汗之子也乙息記將攝國

而立侯非侯非即木杆可汗也統而東面。又以其弟但耨可汗子為

步離可汗居西方。爾伏與步離皆小可汗耨內反反控弦數十萬。中

國憚之。周齊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乃歲給繒絲十

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

數。他鉢益驕。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憂貧也。齊有

沙門惠琳。掠之突厥中。因謂化鉢曰。齊國富強。皆為

有佛法。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建一

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盤華嚴等經。他鉢亦躬自

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

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齊帝。召集

所部云。欲為之復讐。入寇幽州。周以趙王招女為千

金公主嫁之。始執送紹義。他鉢病卒。攝圖立為大可

汗。號沙鉢略可汗。治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羅降居

獨洛水。稱弟二可汗。木杆之子太邏便。乃謂沙鉢略

曰。我與你俱可汗子。多承父業。爾令極尊。我獨無位。

何也。沙鉢略以為可波可汗。還鎮所部。沙鉢略勇而

得眾。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杆也。突厥錦

衣肉食。在長安者以萬數。隋初。並罷遣之。突厥大怨。

千金公主聞周滅。故悉眾為寇。縱兵自木碓石門兩

道入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文帝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歛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穴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驕就齊斧諸將令行義兼合育

有降者納有違者死其不敢南望求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乃以河間王弘高頰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走時虜饑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灾死者極衆而沙鉢略襲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達頭即西突厥既而大怒遣阿率兵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是分為東西郡自此分為二國焉迭相侵掠沙鉢略因擊阿波為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妻子隨遣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

設始波羅莫可汗。臣攝國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士馬億數。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之與大。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心有道。永為藩附。謹遣男臣窟舍真奉表以聞。後卒。帝為廢朝三日。後葉護可汗。沙鉢略之弟西征阿波生擒。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高顯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帝曰。善。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沙鉢略之子。名雍虞閭。後與西面泥利可汗連結。阿波可汗既為處羅侯可汗所擒。其國乃立秋素特勒之子。時突利可汗居北

方。沙鉢略弟處羅侯之子。名染干。遣使求婚。開皇中。帝妻以宗女。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禮遣牛弘。蘇威。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絕。數為邊患。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入蔚州。令安邊郡。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言智意健也。於朔州。令馬邑郡。築大利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之甚眾。雍虞閭又擊之。帝復令入塞。

遂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令朔方發役掘塹數百

里東西拒河。盡為啓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

擊雍虞閭頻破之。旋為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

葉護俱被鐵勒所敗。并奚霫五部內徙。霫光啓人遂

有其衆。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啓人來朝。大悅。詔贊

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人。

賜物二十萬段。帝親巡雲中。沂金河。自今榆而東北。

幸啓人所居。在今馬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年。

朝於東郡。禮賜益厚。啓人卒。其子吐吉立。是為始畢

可汗。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

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面可汗。叱吉不敢受。

又詐誘其謀臣。使蜀胡悉殺之。始畢怨恨不朝。十一

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衆落人寇。圍

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隋末亂離中。

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

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閼

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自

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

之盛。近代未之有也。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

以為援。始畢遣特勤康利獻馬千疋。會于絳郡。又遣

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咄祿特勤來朝，賜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錫賚甚厚。二年春，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四月，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又遣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毗質反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又以隋義成公主爲妻，使人入朝告喪。高祖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三萬段。先是，隋煬

帝蕭后及齊王陳之子正道陷于竇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至于牙，所立正道爲王。凡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襄城，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次大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爲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主以其子與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爲頡利可汗。啓人弟又納隋義成公主爲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按始畢父啓人可汗染干本突利可汗，今不有突利，蓋襲其先之。遣使入朝告處

羅死高祖爲之罷朝一日遣百官就館弔其使咄苾
初爲莫賀設牙直五原之北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
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
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
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厥突
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
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
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
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
言辭悖傲來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

賊寇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
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
於此膠高祖五年春大恩奏言突厥饑荒馬邑可圖
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兵討寇君璋期以二
月會于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
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之大恩
敗績沒于陣六月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
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于并州太宗帥師出蒲
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
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

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木
宋北討頡兵於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
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
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
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
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
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
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
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
焉其叔姪幽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

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于太原瑾全
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于
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
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
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
陽大破之獲侯斤阿史德烏沒曷斬首千餘級癸未
頡利遣其復心執事^腹來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
今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和親汝則背之
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
玉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

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繫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
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
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
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
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
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
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
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
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曜軍
容。使之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既深。理當自

懼。真戰則必尅。與和則必固。制服北狄。自茲始矣。是
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
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
未和。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爲疑。旣而虜自
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
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
然我所以不戰者。卽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一
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兇虜一者。或當懼而修德。結怨
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
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

正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
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迴紇。拔也古等十餘部。
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
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
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
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
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
頡利每委任諸胡。踈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
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
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饑。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歛諸部。

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
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
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衛
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子節出恒安道。薛萬淑出
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
討設蔭奈特勤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
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
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來降。二月。頡利計
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
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持節安撫。

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于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於大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灑水之東。贈歸義王。謚曰荒。其舊臣故祿達官土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

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碑。以紀之。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之嫡子。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爲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立。以爲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並未歸附。頡利怒。失衆。遣北征薛延陀。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託。太宗亦以恩意撫之。結爲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

驟徵兵於突利。拒之不與。尋爲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饌。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實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爲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番。太宗謂曰。昔爾祖啓人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豎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爲隋家之患。自爾以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旣事窮後。乃投我。今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正爲啓人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申

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齊所部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爲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爲其碑文。子賀羅鶻嗣。突利弟結杜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羅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羅鶻流于嶺表。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

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柘羯不至。詔使招
慰之。時突厥降者十餘萬人。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
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兗豫
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人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
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
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
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內兗豫。則乖本
性。非涵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仇
讎。今其來降。不卽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
族類。弱則伏強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

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遣近中國地。陛下
柰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
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
天地養萬物。覆載矣。全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
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
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
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以平吳。郭
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
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
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

以窮歸我。我全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
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之。邨且光武置南單于卒
無恙。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
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
落。視地多少。冷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
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
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
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一府統之。自結杜率之
反。太宗始患之。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
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

王恩摩爲乙彌泥孰侯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
建牙於河北。恩摩者頡利族人。始畢處羅以其貌
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爾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
代。常爲夾畢特勤。終不得與。爲設武德初。數來朝
貢。封爲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恩摩
隨遠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本統頡利舊部落
居于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疋。錫其土南至于大
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陀。爲種落。初集憚薛延
陀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陀璽書曰。前
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

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間。即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冊爾延。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君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若其踰越。故相抄掠。我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冊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插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

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為左賢王。以貳之。薛延陀聞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先畜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勅止之。時思摩下部眾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眾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于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突厥中

突厥中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延陀爲可汗。車鼻不能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陀。爲人勇烈有謀略。頗爲衆所附。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窟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向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遣其子沙鉢羅特勤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左衛郎將南保。潛引迴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熟闕俟利發。反拔塞。訶處木昆。其賀咄俟

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永徽元年。倂軍次阿息山。車鼻聞之。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倂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于京師。乃獻于社廟。又獻于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于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孫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既敗之後。於是突厥盡爲封壇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金微

新黎等七都督。仙嶠、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爲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吐利等首領二十餘人，並從至岳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以後，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内突厥首領阿史德温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孰匐爲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反爲温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以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大都督周道暮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温，大破之。泥孰匐爲其下所殺，并擒奉職。

而還。永崇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附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爲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令裴行儉率師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尉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啜伏念旣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林山，聚爲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爲可汗。以其弟默啜爲殺咄悉匐爲葉護，因温彦博議處河南諸部落，分爲六州。後漸滋繁，至阿史那元珍習中國

風俗。知邊塞虛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爲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使授骨咄祿。咄祿得之甚喜。立爲阿波大達干。專統兵馬事。進寇蔚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爲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吏人。垂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鈴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與副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祿又寇昌平。令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八月寇朔州。復以常之爲燕然道大總管。

擊賊於黃花。推大破之。追奔四千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麴寶璧。又率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爲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常之破賊。遽表請窮其餘黨。武太后令常之與寶璧計議。遙爲聲援。寶璧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爲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后大怒。因改骨咄祿爲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隨。臨陣戰死。骨祿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之弟也。骨肉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

文獻通考 卷三百四十三 十一
遂篡其位。自立爲可汗。長壽三年。率衆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爲代朔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旣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冊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大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卽率部落兵馬爲國討擊契丹。許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衆大潰。盡俘其家口。默啜自此兵衆漸盛。武太后尋遣使冊立默啜爲特進頡跌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曆元年。

默啜表請與武太后爲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璿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上與之。默啜寢強由此也。其年武太后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爲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闞知微攝春官尚書大齋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

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代以來。降附李家。聞李家天子種未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偽號知微爲可汗。與之率衆十餘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玉鈴衛將軍慕玄則以兵五千人降虜。進寇媯檀等州。武太后令司農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闞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爲後援。默啜又出

恒兵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武太后大怒。又改默啜號爲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歡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乃立廬陵王爲皇太子。令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匄爲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王兵馬二萬。

餘人又立其子匭。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以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疋。長壽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于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恩平王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疋。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謙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並會焉。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疋而去。忠義坐免。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酌求福。因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眾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取漢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胡那山北至烽堠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

初奉議不同。唐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於城下。軍中股慄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墜門及曲敵。或

宋竟用仁愿計

問之在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并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歸之心其後常元皆為朔方總管始築壘門

默啜西擊婆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後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為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眾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沮市汗及同俄特勤妹婿大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令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勤于城下斬之虜因退縮大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為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疋物千段

明年十姓部洛左廂咄大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侯斤及子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蹠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眾相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令居其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負外大將封遼西郡公蹠跌思太為特進右衛負外大將軍兼蹠跌都督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婿阿史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無陷思布等戰于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布思率眾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于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逆率頡質略於柳

林中突出擊默噉。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佗傳默噉首至京師。常咄祿之子闕特勤。鳩合舊部。殺默噉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略盡。立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卽位。本蕃號爲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勤之功。固讓之。闕特勤不受。遂以爲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雋貳及召默噉時衙官噉欲谷爲謀主。初默噉下衙官。盡爲闕特勤所殺。噉欲谷以女爲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落。及用。年已七十餘。蕃人盡敬伏之。俄而降。九阿悉爛

吐蕃思太等。復自河西叛歸。初降戶之南也。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槩設備與降戶。戰于青岡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納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爲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殉。小殺旣得降戶。謀欲南入爲寇。噉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三

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噉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爲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峻爲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噉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峻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卽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峻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峻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卽擊取之，勢易爲也。援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峻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噉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衆，盡爲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噉欲谷廻兵，因出赤

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无澄出兵邀擊之。噉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卽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卽領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下兵至那契丹。遇賊无澄。令兵士植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由是官軍大敗。无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陵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爲子。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先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

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關勣驍武善戰。所向無前。噉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召其大臣扈從。卽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妻及關特勤噉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之與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旣與皇帝爲子。父子豈合婚

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亦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大臣阿史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令仗內馳射。扈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同寇邊。默棘連不從。封上其書。帝嘉之。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默棘連死。國人共立其子爲伊然可汗。八年卒。其弟嗣立。爲苾伽骨咄祿可汗。明年遣使來朝獻。登利俄爲其左殺判闕特勤所殺。遂立毗伽可汗子。

又爲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乃自爲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密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密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闕特勤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帝使。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不與拔悉密等三部共攻蘇米施。米施遁。亡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爲懷恩王。三載。拔悉密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勤鶻隴匄立。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密酋爲

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達于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密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匄可敦率眾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為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三終

大虞通考卷三百四十四

鄯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四裔考

突厥下

西突厥大邏便木杆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為一大邏便即阿波可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翁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矢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

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府業
護有設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一
斤屈利。吸閭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
位。大邏便旣爲處邏便可汗所擒。其國立鞅素特勒
之子。是爲泥利可汗。至其子達漫。號泥歟處邏可汗。
卽大邏使之種落與北突厥處邏可汗號同非一人也。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
達漫而泥利卒。而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隋開皇
未。婆實與向氏詣長安。處邏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
烏孫故地。立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
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

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帝大業六年。
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於大斗。拔
谷其國人不從。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酋長射匱
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強大。臣請以計
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
孫。達頭舊爲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略有隙。遂分爲別部。因東可汗。雍虞間死。後自立爲步可汗。達頭死。後其孫射匱微弱。不得爲可汗。代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
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
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
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小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

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東走。高昌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諭之。遂入朝。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勒大奈入朝。從征高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唐初歸京師。封歸義郡王。處羅與始畢有隙。始畢使人殺之。太宗卽位。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厚加撫慰。尋爲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

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復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十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又從平王充。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絲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射匱爲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爲敵。乃

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阻。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

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立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疋。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落咸怨。葛羅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令分統突厥種類爲

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共推泥熟莫賀。設爲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勤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後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爲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大敗。莫賀咄遁於金山。壽爲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

發兵北征。鐵勒薩延。隨逆擊之。反爲所敗。肆葉護性狼狽。信纔無統馭之略。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適焉。耆其後。設卑達官。與突厥弩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熟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柔。與之結盟。爲兄弟。旣被推爲可汗。遣使詣闕。謂降大使。賜以名號。及鼓咄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其弟同

俄設立是爲沙鉢羅唎利失可汗。唎利失可汗。至徒結切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疋。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號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爲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管一箭。右廂號爲五弩矢畢致五大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矢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唎利失旣不爲衆所歸。部衆携貳爲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唎利失以左右百餘

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唎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耆其呵。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以利失爲小可汗。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爲其俟斤所破。唎利失復得故地。弩矢畢處月處密等。企歸唎利失。十三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與唎利失中分。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唎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鏃曷出西。謂之比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駿馬。結骨火燐觸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唎利失爲吐屯侯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唎利失窮。感奔於鏃汗。

而死。弩失利部落酋師迎啞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爲乙毗略沙鉢羅葉護可汗。乙毗可汗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茲鄯善且未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帥冊授焉。賜以鼓纛。于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咄屯攻葉護擒之。送咄陸尋爲所殺。咄陸可汗既并其國。弩矢諸姓不服。咄陸

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之。恪乘勝進據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熟啜自檀取所斬之以徇。尋爲泥熟啜部將胡錄屋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啜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毗可汗之子是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立乃發弩矢。卑兵就白水擊咄陸。大敗之。咄陸自知不爲衆

文獻通考 卷三百四十一
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為咄陸所拘者
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
宗許之令割龜茲于闐踈勒殊俱波葱嶺等五國以
充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為其所併阿
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阿史那步
真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為葉護以繼步真
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于五百里統處月處密
姓蘇葛邏祿卑失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
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 貞觀二十
三年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庭州尋授左騎衛將軍

瑤池都督 永徽二年與其子啞運率衆西遁據咄

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部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
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矢畢十姓其咄陸有五
啞弩矢畢有五侯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並羈屬

賀魯

其咄陸有五啞一曰處月木昆律啞二曰胡祿
居律啞賀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掇啞四曰突

騎賀羅施啞五曰鼠尼施處半啞弩矢畢有五侯斤
一曰阿息結闕侯斤最為強盛二曰哥舒闕侯斤三
曰拔塞幹啞沙鉢侯斤四曰阿悉西域諸國亦多附
結尼熟侯斤五曰哥舒處半侯斤

隸焉賀魯尋立啞運為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
又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
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迴紇兵五

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四年吐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矢畢請擊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澣海都督廼紇婆閏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持節為安撫大使定方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屋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嗣業總管任雅與之戰賊眾大敗斬其大首領護都塔吐谷達反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吸輕騎奔竄渡伊麗河兵

馬溺死者甚眾嗣業至千泉賀魯夏牙之處彌射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落率眾來降彌射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葉水大破之賀魯與咥運欲投鼠壽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傷人馬飢乏城主伊沮達官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迺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壽設乃以賀魯之屬俘至京師令獻于昭陵及太社高宗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朝國皆分置州府西盡于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于

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阿史那彌射者，室點蜜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點蜜為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立為可汗，號彌射。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與族兄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為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伏，委之遁去。步真携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左武衛大將軍。及討賀魯，乃冊立彌射為與昔亡可汗，兼左衛大將軍、大將、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陸部落。步真授繼往絕可汗，兼

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矢畢部落。因令與盧永慶等准其部落大小職位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令彌射步真俱率所部從颶

于畢反

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嘗欲并彌射，步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境內，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噍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偽稱有勅，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為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

真

武大后臨朝以十姓無主數年部萬多散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右豹韜衛翊府中郎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襲與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子解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矢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右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爲來俊臣誣構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與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爲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于長安

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右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

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爲步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兼濛池都護尋卒于懷道神龍中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大僕兼濛池十姓可汗自垂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覈侵掠死散殆盡乃隨斛瑟羅統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那氏於是遂絕突厥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解瑟羅下號爲莫賀達于後

文獻通考 卷三百四十四
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衆背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爲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戈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隣西與諸胡國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爲烏質勒所并及卒其長子婆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婆葛爲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婆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在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婆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

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爲婆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上表欲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婆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導以討婆葛婆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婆葛擒之與婆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婆羅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自立爲可汗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緩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爲左羽林衛大將軍余方道經略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書冊立爲

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爲
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爲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
齋馬千疋詣安西牙市使者宜公主教與暹暹曰阿
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節度使耶杖其使者留而
不遣其馬經寒雪盡死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
暹入爲相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城中久之由是四
鎮貯積及人畜並爲蘇祿所掠而去安西僅全俄又
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
樓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同宴與蘇祿
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

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女乃爲我設不合居下中書
門下及百寮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
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蘇祿性尤清儉每戰
伐有功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
爲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亦嫁
女與之蘇祿旣以三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爲葉
護費用漸廣先旣不爲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
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
首領莫賀達于都摩度兩部落爲強盛百姓又分爲
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于勒兵

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于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爲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于自相攻擊莫賀達于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破都摩度之衆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于不許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爲主則國家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于統衆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萼樓以宴之仍從將吐火仙獻于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至德後中國多

故不暇治也乾元初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大曆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麗勒居焉耆城葉護餘部保金莎領衆至二十萬唐末爲諸蕃所侵部族微弱亦常來朝貢後唐天成二年其首領張慕音等來朝貢長興二年其首領杜阿熟來朝貢天福六年其首領遣使薛同海以下十七人來朝貢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訖拔也

文獻通考 卷三百四十一
古覆羅金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期結渾斛薛等諸姓
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
薄落職乙啞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啞於尼護等勝
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咄延隋啞勒見十盤達契等
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曷嶽撥忽咄于
具海曷比悉阿差蘓拔也未渴達等三萬餘兵傍疑
海東西蘇路羯三索咽蔑促咄忽等諸姓咽因八千
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振九離伏温昏等盟烏
反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名別總謂爲
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凶

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掠爲生近西邊者頗爲
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
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
有勅勒部鐵勒蓋言訛也隋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
汗擊鐵勒諸部厚其稅歛又精忌薛延陀等恐爲變
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
遂立侯利發俟斤契弊歌慢爲易真莫河可汗居貪
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空爲小可汗處羅旣
敗莫何始大焉甚得衆心爲隣國所憚伊吾高昌焉
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太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就

便妻家何產乳男然後歸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
貢方物自是不絕

薛延陀

薛延陀鐵勒之別部

前燕慕容雋時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陀蓋其後

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為強
族初蠕蠕之滅也並屬於突厥而部中分在鬱督軍
山者東屬於始畢在貪汗山者屬於葉護其主夷男
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毗伽可汗居大漠之北俱淪
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
延陀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

軍阿史那杜爾為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毗
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
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會延陀先無府藏調斂其國
且行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而羊馬多死遂後期太
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稍羊馬損耗將半於是返其
使者羣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
其獻聘不可失信於番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
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
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強而北狄弱漢兵千人堪擊其
數萬延陀所以扶服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

新得立爲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
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陁所以
不敢發者以延陁爲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女妻
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
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謂養
獸自噬也今不與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
之其爭擊延陁必矣旣而李思擊數侵掠之延陁復
使突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
虜已出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
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答而止焉會毗迦可汗

卒子拔灼立時王師征遼謀入寇知有備不果拔灼
性下克好殺國人不安其貴臣阿波設率衆與唐使
者過於靺鞨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
衆大擾諸部遂潰拔灼遁去俄爲回紇所殺盡屠其
宗立毗伽昆弟子咄摩支爲可汗上言願保鬱督軍
山帝詔崔敦禮與李勣慰安之陰詔勣等曰降則撫
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
降勣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弱三萬遂滅其國咄
摩支之匈降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後三年餘部叛以
右領軍大將軍失執力思討平之永徽時延陁部亡

散者悉還高宗。為置嶠彈州處安之。

僕胥

僕胥者。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略同。在多濫東境。勝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隣好。最居北偏。先臣于頔利苦頡利亂政。後附薛延陀。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陀之滅也。其大酋婆旬使利發歌藍伏延詣闕內附。

同羅

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陀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略同。初臣突厥。苦頡利之政亂。太宗時其酋俟利發時健駿遣使內附中

間。無聞。洎天寶初。其酋帥阿布思以萬餘帳來降。處之朔方。河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繒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縣倉廩為之空虛。至十年。背叛劫掠諸姓部落。遂還漠北。尋為迴紇所破。黨眾離散。阿布思後奔葛邏祿。北庭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都波

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回紇十三日。行分為三部。自相統攝。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

其根以爲糧。兼捕魚射獵爲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緝鳥羽以爲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爲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屍。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略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其賊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其地豐草人皆殷富。其酋俟利發。屈利失。貞觀二十一年。舉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餘里。曰康于河。投松木入水。二年。乃化爲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于

石。其松爲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著木脚。水上逐鹿以耕種。射獵爲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別。唐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卽爲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因同羅叛。遣鄭仁討斬。其渠帥天寶間能自來朝。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延陀已滅。其酋俟斤多濫葛。未與迴紇背朝。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就授其酋世爲都督。

斛薛

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千。既來朝。列其地為州縣。

阿跋

阿跋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阿啞部是也。遷徙無常。所唐初來朝。以地為鷄田州。開元中。跌跌思泰自突厥來。其後光顏光進皆以戰功至大官。賜姓李氏。附屬籍。

契苾羽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婆川多覽葛之南。

其酋哥楞自號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特死。子何力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為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為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大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至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人衣鹿皮。食地苔。其俗聚木為屋。尊卑共處其中。

俞拊

俞拊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上地寬大百姓衆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漠

大漠國在鞠國北。饒羊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共大漠相接。

白霄

白霄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與支水冷陁山。南莽丹北烏羅渾東踈鞞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

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橫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為俟斤。唐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為賓。顏州以別部為居延州。即用俟斤為刺史。顯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為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庫莫奚

庫莫奚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初為慕容皝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姓今柳城郡之北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魏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馬牛羊豕十餘萬。魏既入中原。諸種

與庫莫奚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
方物文成獻文之世歲致名馬孝文二十年入寇安
州擊走之後復款附求入塞交易許之歲常朝獻至
武定以來不絕齊時亦入貢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
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弟三曰契
箇四曰木崑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卽鮮卑故地名一
如洛環水蓋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爲其師隨逐水草頗
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其俗死
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款附至隋代號曰奚
突厥稱蕃人後亦遣使入朝奚部落並在今柳城郡東北二千餘里唐

開元五年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封從外生女辛
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八年大酺戮死共立其弟魯
蘇爲主詔仍以固安公主爲妻允之契丹可突于反
脅奚衆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趙含章討平之
衆稍自歸明年酋李詩部落五千帳來降以其地爲
歸義州授其首都督李詩死子延寵嗣後與契丹叛
詔立它酋婆固爲都督昭信王以定其部落玄宗世
八入朝獻至德以後朝獻不絕元和元年君梅落身
入朝拜檢校司空歸成郡王賜姓李氏然陰結回鶻
室韋兵犯西城振武憲宗世四朝獻太和四年復寇

邊盧龍李載義破之大中元年北部諸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咸通九年其王入朝是後契丹方強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當唐之未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蒼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靺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麕

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夷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豐以平底瓦鼎煮糶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後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次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爾乃

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
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為西奚在
琵琶川者亦為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契丹通考卷三百四十五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
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
其俗頗與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但以屍
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
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
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頌歸於諸夷最盛後魏初
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

契丹上

鄒陽馬端臨貴與著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
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
其俗頗與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但以屍
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
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
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頌歸於諸夷最盛後魏初
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

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

和龍今柳城郡

多為寇盜。魏太武

帝真君以來。歲貢名馬。於是東北羣狄悉萬丹部。阿

太何部。伏弗郁部。羽林部。日連部。匹黎部。比六于部。

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

密雲今部齊受魏禪。入貢不絕。天保四年。犯塞。文宣北討

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其後復為突厥

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四千餘

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重。失信遠人。乃悉

給糧。令還本部。勅突厥拊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眾

遂北逐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首帥相與議之。興兵動

眾。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埒統之。契

丹殺吐屯而遁。隋大業七年。遣使貢方物。唐武德中。

其大酋孫敖曹等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邊。後

二年。君長上名馬。豐貂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

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

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

摩會復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師窟哥率

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

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

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武太后。

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窟哥曾孫松漠都督騎摩松漠都督府屬

今柳城郡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萬榮殺都督趙

文翹舉兵反，陷營州。今柳城自號可汗，命左鷹揚將軍

曹仁師、右金吾將軍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

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硤石。

黃崖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沒于賊。李盡忠死，孫萬

榮代領其眾攻陷異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

瀛州屬縣。今河間郡又遣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

老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

官軍又大敗，李傑沒於陳宏暉弃甲而遁，又命河內

王武懿宗為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為副

沙吒忠義為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破之。萬榮為其

家奴所殺，其黨遂潰乃附于突厥。開元初，盡忠從父

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來降，玄宗賜丹書

鐵券，五年以宗女為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王李

失活失活死，以其弟娑固襲封，後為其酋可突于所

殺，奉娑固從父弟鬱于為君，詔即拜鬱于襲封以宗

室，出女慕容氏為公主，妻之。鬱于死，弟吐于嗣，吐于

為可突于所逼來奔，可突于奉其弟邵固統眾，詔許

襲封，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為王，脅奚眾共

襲封，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為王，脅奚眾共

降突厥。詔幽州長史范陽節度使趙含章等入總管兵擊之。大破其師。可突子走。明年復寇邊。幽州長史張守珪圍之。可突子爲其下所殺。支黨皆散。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破之。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宗室出。女獨孤爲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落爲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爲卿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乃已。契丹在。開元

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戍斥候蓋謹。不生事于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貞元間三元和中。七大和。開成間比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戌始復內附。拜雲臺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爲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寔又彊習。

爾之死。族人欽德。嗣光啟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小部種皆役服之。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當唐之末。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類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盟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彼代者。以爲約本如此。

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久不代。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

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樂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食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慕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約爲兄弟。贈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旣而背

約。遣使聘梁。稱臣約共滅晉。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契丹寇晉蔚州。又攻破新州。莊宗遣周德威擊之。德威兵敗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野。德威拒守百餘日。契丹兵敗。乃解去。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姻。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業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好鬼而貴。曰。每月朔日。東向

而拜日其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併擊已。乃遣子郁說契丹入。寒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鎮州金帛山積。姬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乃空國入寇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遂攻中山。渡沙河。莊宗自將鐵騎五千。乘虜散走。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饑寒多死。乃引兵去。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意。患女真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懇中國乘其虛。乃遣聘使唐通好。同光間使者再至。

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問坤以洛陽之變。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卽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旣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豈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卽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

文獻通考 卷三百四十五
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迷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謚阿保爲大

聖皇帝。德光立三年。改元天顯。遣使聘唐明帝。厚禮之。遣使報聘。會定州王都反。求援於契丹。契丹遣秃餒。煎刺將兵援都。唐遣王晏球破定州。擒秃餒等。斬之。擒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迷律愛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共希旨請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夫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爲東丹。更名曰慕華。拜懷化軍節度使。後又更姓李。名贊華。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遼等。皆名將。而迷律尤。思念突欲。注

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遼。薊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丹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西淶疇。米礪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柘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利。自唐末。幽薊戍兵廢。敗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

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遼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侍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稱臣以父事之。約事捷之後。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兵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唐兵大敗。遂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敬瑭自

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先時唐廢帝遣趙德鈞并其子延壽將兵禦契丹。德鈞陰遣人聘德光立求已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遂執德鈞父子而去。後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反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

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冊。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卽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不上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

晉出帝親征遣李守信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旣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

邪東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騎皇甫遇等禦之過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征契丹歸至虎北聞晉軍且至卽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饑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

大將各答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馱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許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

貞。張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勅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

陳過咎德光遣鮮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
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
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大常之儀不暇顧也止
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
兩天子相見于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
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
甲衣貂帽立馬於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
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
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
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黃龍

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廷皆磔犬
掛皮以爲獸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
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左袵胡
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
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
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
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
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所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
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以
爲中京留守大丞相燕王如故三月丙戌朔德光服

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左右曰。漢家儀物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耶。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制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

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女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枝。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藥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

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羝。永康王元欲立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元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唐。元欲留不從。號永康王。性殘忍。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知書。契丹兵助晉攻唐。唐廢帝殺突欲。晉高祖入京師。追封突欲爲燕王。德光滅晉。元欲從至京師。德光死。藥城。元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籥于元欲。元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兵猶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

元欲召延壽飲酒。誘而鎗之。籍其家。乃宣德光遺書曰。可於中京卽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奔汴州而北。元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耶。乃率兵逆元欲。廢之。元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與其祖母述律相拒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元欲元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

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屍曰：侍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奔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害，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剔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膽。

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躡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火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官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

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元。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後。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元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元。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代。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威。為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為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為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部。都虞候韓通。為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樓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

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已還漢。又何惜耶。

歐陽氏。五代史記論曰。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南望。五臺山。其一峰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

至新武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耳。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口。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旋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

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樸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

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蕘。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皆皆無草。兀欲時。車帳于此。會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宇。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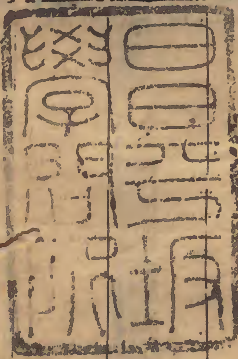
門闔。明日開門。曰。拋戩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

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塩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姬厥律。其人長髦頭。首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嚴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之。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姬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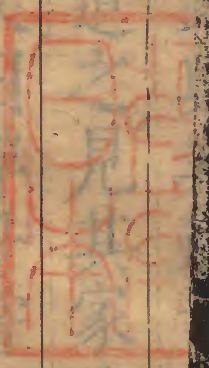
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瓠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劫子。其人髦首披皮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芹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韃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其韋地多銅鐵金銀。其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光。嗥其

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
食生。而妻女人食。六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
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
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其
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
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北
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
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
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二十三城。得一人。能鐵
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手邪堰云。自此

以北龍蛇猛獸魍魎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
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
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
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
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以爲陷虜。記云。



三才圖會



物必斷而歸則不

如此又曰其丹管運百里馬二水

所苦固非人與也。補補以爲劑。其云

于龍悉以詰對人。對藥人。彼六事其主無爲。庚

然晉夜以規者。主節而引不忠。因其能。謂國事曰

非荒之。蘇也。集丹。詰補曰。庚。庚之人。豈能。中。國

以非。暗。地。蘇。燭。餽。根。羣。亦。不。可。封。矣。其。人。以。變。此

